



「巨流河」裡的教育省思

文／總編輯 沈戊忠

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齊邦媛的「巨流河」與龍應台的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」兩部史詩巨著，均在3年多前由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。當時「大江大海」我一口氣就看完了，而「巨流河」厚達600頁，一直無暇拜讀。今年春節，我在嘉義老家陪伴年邁體弱的雙親過年，花了兩天看完這本傳記文學。閱罷，這橫跨半個多世紀，由東北的巨流河（遼河）到台灣最南端啞口海，每一個苦難的故事情節，都在我心裡激盪澎湃著。回想年輕時，每年寒假農曆年前後一兩週，是我能讀完大部頭小說的珍貴時間，如「三國演義」、「西遊記」、「基度山恩仇記」…，成年之後，由於工作忙碌，春節往往更是不得空閒，就少有機會如此快意地浸淫書海了。

我1964-1970年就讀省立嘉義中學，當時學校裡有不少老師是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的外省籍老師。他們操著濃厚的外省口音，其中有的不學無術，但也有的十分優秀。像初中二年級一位教理化的女老師，真的給我們這些年輕學子對化學及其他科學很好的

啟蒙。有些老師在上課時，也會提到他們在顛沛流離的戰亂環境中如何讀書的經驗，因此我對民國初年至國民黨撤退來台前的所謂「戰亂文學」很有興趣。而這本「巨流河」是我所讀過水準最高也最震撼我心的巨著，尤其作者談到很多有關教育的事，令我頗有感觸。

得遇良師，學生之幸

齊邦媛教授於1938年就讀由天津轉到四川的南開中學，雖在戰亂之中，但南開中學仍有很好的師資。她憶及一位國文強但理科弱的學生，畢業考物理科繳白卷，在考卷上寫詞述志，自思畢不了業，未料物理老師評曰「卷雖白卷，詞卻好詞，人各有志，給分六十」。這位終於順利畢業的學生考上西南聯大法律系，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的法學名教授。還有一位教國文的孟志蓀老師，引導學生進入唐宋詩詞的文學境界，上課生動精彩，不時激情洋溢，講到杜甫流亡的詩，有感於中國被日本侵略，人民流離失所，竟聲淚俱下，師生沉浸在在幽



憤悲傷之中。音樂課更由名音樂家李抱忱指揮千人合唱愛國歌曲，振奮人心。

1943年，齊邦媛自南開中學畢業，以第2志願考上武漢大學哲學系，因執意「追求真理，思考人生」，決心攻讀哲學。然而在大一全校共同必修的英文課，她考了全校第1名，時為英文系系主任的美學大師朱光潛特別約她談話，認為她多愁善感，沒有讀哲學的慧根，乃勸她轉讀外文系，就這樣改變了她的一生。

明燈如炬，引領前行

武漢大學的外文系師資水準非常高，例如朱光潛15歲以前在安徽桐城家中就已背了10年國學經書古文，21歲就讀香港大學，28歲以公費在英國愛丁堡大學進修英國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歐洲史及藝術史，後又留學法國修文藝心理學。這樣學經歷俱佳的教授在當時的武漢大學有好多位，而且課程非常嚴謹，英詩課程是按年代教，包括沙士比亞、露西詩組、雪萊、濟慈等，都要求學生背誦。老師在上課時，常把英詩與中國古詩詞互相對照討論，教授吟詩吟到悲愴處，每每潸然淚下，深深感動學生。

老師們也很關心學生的生活及心情，一位教「文學與人生」的吳宓教授，指導齊邦媛的畢業論文。齊邦媛心儀的一位學長投軍飛虎大隊，死於對日軍的空戰之中，她以雪萊的長詩做論文，文中顯露深沈的悲慟。吳教授一邊以英文改她的論文，一邊加上中文「佛曰愛如一炬之火，萬火引之，其火如故」，勸勉她要走向一種超越塵世之愛，以同情悲憫之心去愛世上的人，因為「愛」不是一兩個人的事。吳教授及時的慰藉對她這一生有很大的影響。

承先啓後，春風化雨

齊邦媛在1947年就來到台灣，應聘為台大外文系助教。1950年隨在鐵路局工作的先生移居台中，1953年開始在台中一中擔任高中英文老師。

齊邦媛說，當時幾乎所有教員都由大陸歷經戰亂來到台灣，且多數出身名校，教學水準與熱忱都很高。她認為教師可以像河海

領航員一樣，以每課文章做為船艦，引領學生看到不同的世界。因此她用自己學英文的方法講解課文，擴展學生文字境界。她還常去美國新聞處找資料，用鋼板刻蠟紙、印講義及測驗題，讓學生既能學好英文，大學聯考又能考高分。

齊邦媛引用方東美的話：「學生是心靈的後裔」，她以前當學生時，受益於多位好老師，等到自己當老師了，更知道要對學生付出心力。

精進不輟，造福後進

1958年，齊邦媛轉到台灣省立農學院（中興大學前身）教大一英文，並在靜宜、東海大學外文系兼課。1967年，她已升為正教授，但仍拿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赴美講學，順便去印地安那州攻讀碩士。她說，她不是為了升教職去進修，而是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之處，因此選讀最困難的比較文學與英國近代文學史。

1969年回國後，她擔任中興大學外文系創系主任，當時外文系師資缺乏，她去清泉崗空軍基地找一些有合格教職的美軍太太來協助開課，活潑的英語會話課使得所造就的學生後來在國際貿易上都很成功。

我的感想……

我過去對齊邦媛教授並不熟悉，讀了她這本史詩般的「巨流河」卻感動不已，以上簡述的只是書中有關教育的部分。另外，她在國立編譯館任職時，大膽地將國中國文課本裡的政治正確內容排除，放入真正的文學作品；並以中華民國筆會主編身分，經常出國開會，設法把台灣的詩及小說有系統地翻譯成英文介紹到全世界，讓台灣在國際文壇發光發亮。

閱罷掩卷，我有幾個感想，也值得為人師者省思：

- 1.在8年對日抗戰期間，多所國立中學及大學一路由北方遷移到四川、雲南，由於有好的校長及一群有熱忱的老師熱情支撐，以致高品質的教學仍能延續不斷。
- 2.在那個困頓的時代，沒有好的教科書，更沒有參考書，靠的是老師們精心編寫的教材，像南開中學國文科老師們編的古今文選、中國詩詞賞析，一直到我就讀中學時還在使用。
- 3.在抗戰前後，已有許多名師自歐洲、日本、美國學成歸國，一些大學的師資水準是很高的，因而也帶動中學的師資水準。
- 4.當時學生與老師大都一起住校，老師教給學生的不只是課業，也是生活上的導師，對學生的影響更大。
- 5.一個好老師，必須要有豐富的學識豐富，齊邦媛教授令我感動的是當她在46歲負笈美國深造時，想的不是如何趕快修學分、拿學位，而是補強自己在外文系教書時比較弱的領域。
- 6.當時不管是教英文或教數理的老師，都有很好的中國國學底子，因此教英文詩詞的老師，可再引用中國的詩詞做對照。這可能是我們現在這一代老師最欠缺的素養。🌱

